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八

列傳

唐二十八

魏元忠　韋安石陟斌叔夏紹抗

郭元振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為太學生跌蕩少檢久不調謷屋人江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

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宫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而不稽之以權略言文者首篇章而不取之以經綸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本末之效斷可知矣夫才生于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

也昔漢文帝時魏尚李廣並身任邊將位為郡守夫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爾時胡騎馮陵足申其用而文帝不能大任反歎其生不逢時削魏尚之爵而罰作之乃遠想廉頗李牧此身為時主所知而不得盡其才也晋羊祜獻計平吳賈充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縁荀賈不同竟不大舉此位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況布衣韋帶之人懷奇抱策上書闕下望朝奏而夕名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

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略者乎使咎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曰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也且上智下愚明暗異等多筭少謀衆寡殊科故魏用柏直以拒漢韓信輕為豎子燕任慕容評以抗秦王猛謂之奴才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幹略若之何使當閫外之任哉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言其所能不言所藉

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蠻貊不龔拔卒為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其中豈無卓越竒絶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逺之有又曰賞者禮之基罰者刑之本禮崇謀夫竭其能賞厚義士輕其死刑正君子勗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樂石吐蕃本非勍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寛政罪止削除綱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

遲念舊恩顧收後效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事豈欲間陛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今罰既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良由中才之人不識大體恐賚勲庸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為益國所謂惜毫釐失千里者也自薊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既不行勲亦淹滯歲月紛淆真偽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偽勲所由主司

之過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使天下聞知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為諭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邀利棄之都市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乂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以為偽勲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向使早誅仁貴待封則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慈乂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又今之將吏率多貪暴所務惟狗馬財物無趙奢吳起散金養士之風以此行軍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為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為彊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亦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授秘

書省正字直中書省仗内供奉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羲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文明年遷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與敗孝逸懼其鋒未敢前元忠曰公以宗室將天下安危所繫且

海内承平日久聞狂狡竊發皆注心傾耳以待其誅今軍不進使遠近觧情萬一朝廷以他將代公將何辭以逃逗撓之罪孝逸然之乃部分進討時敬業保下阿谿弟敬猷屯淮陰咸請先擊下阿下阿敗淮陰自破今淮陰急敬業必救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决萬一失捷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兵寡易揺大軍臨之其勢必克既克敬猷乘勝而進彼引救不及又恐我之直擣江都必邀我於中路

吾乃以逸擊勞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禽今捨必禽之弱而趨難敵之强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敬猷脱身遁遂進擊敬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揚楚功得流嶲餘為御史中丞復為來俊臣所搆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藉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敕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于市諸囚歡呌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既而隱客至宣詔已乃徐

謝亦不改容流費州復為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名復舊官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茍須臣肉為羮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聖歷二年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權豪憚服俄為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為

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中宗在東宫為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戩謀挾太子令天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廷辯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為證說初偽許之至是迫使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曩

嘗謂元忠為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説曰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為忠臣陛下用宰相不遣學伊周將何效焉且臣豈不知附易之立取台衡附元忠立致滅族但懼元忠之冤不敢面欺耳后寤其讒然重違易之故貶元忠高要尉中宗復位名為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閲旬遷兵部尚書進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委元忠裁可拜中書令封齊國公神龍二年為尚書右僕射知

兵部尚書當朝用事羣臣莫敢望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元忠到家於親戚無所賑施及還帝為幸白馬寺迎勞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為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為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母子尚為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為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乃止武三思用事韋月將高軫上書言其惡帝搒殺之後莫敢言王同皎謀

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天下傾望冀幹正王室武后之崩也三思矯遺制慰諭之賜實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至是譽望大減陳郡男子袁楚客者通鑑作酸棗尉以書規之曰主上新服厥命維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

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為長亂之階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益慙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元忠素負重望頗能不為利害動心乃自嶺表召還頓改前轍捧制感咽時名節掃地益不待酸棗尉責以十失已知其無能為矣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晚節可不慎哉 以三思權專思有以誅之會

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闕下元忠子太僕少卿昇遇於永安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者未辨逆順元忠誦言曰既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甘心惟皇太子没為恨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為高宗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宗楚客紀處訥大怒固請夷其族不聽元忠不自安上政事及國封詔以特進齊國公致仕朝朔望楚客等引姚廷筠為御史中丞暴奏反狀由是貶渠州司馬楊再思李嶠皆傅致元忠罪唯蕭

至忠議當申宥之楚客復遣再思與冉祖雍奏元忠緣
逆不宜處内地監察御史袁守一固請行誅遂貶務川
尉守一又劾天后嘗不豫狄仁傑請陛下監國元忠止
之此其逆久萌帝謂楊再思曰事君者當一其心豈有
主上小疾遽請太子知事者朕未見元忠過也元忠至
涪陵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
州刺史睿宗詔陪葬定陵以實封一百五十户賜其子
晃開元六年謚曰貞元忠始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

宗慰遣不知謝即出儀舉目安帝目送之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名不虛意謂是真宰相也避武后母諱改今名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曽祖孝寛為周大司空鄖國公祖津大業末為民部侍郎與元文都等留守洛拒李密戰上東門為密禽密敗復歸洛世充平髙祖素與津善授諫議大夫檢校黄門侍郎陵州刺史卒父琬仕為成州刺史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

軍蘇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
薦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政后手制
勞問陟拜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方重不茍言笑其政
尚清嚴吏民尊畏久視中遷文昌右丞以鸞臺侍郎同
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仍侍讀尋知納言事
時二張及武三思寵横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中易
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
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

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相后嘗幸興泰宮議趨疾道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識垂堂況萬乘可輕乘危哉后為回輦長安二年同鳳閣鸞臺三品俄又知納言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元年罷政事俄復同三品遷中書令兼相王府長史封鄭國公賜封三百户加特進為侍中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賚賜不貲帝嘗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

帝王事乃止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郇國復為侍中
中書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
數因其壻唐晙邀之拒不往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
心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功
陛下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公主計也帝矍然曰卿
勿言朕知之主竊聞乃搆飛變欲訊之賴郭元振保護
免遷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三品俄罷政事留守
東都會妻薛怨壻婢笞殺之為御史中丞楊茂謙所劾

下遷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所請拒之皎弟晦為中丞以安石昔相中宗受遺制而宗楚客韋温擅削相王輔政語安石無所建正諷侍御史洪子輿劾舉子輿以更赦不從監察御史郭震奏之有詔與韋嗣立趙彦昭等皆貶安石為沔州别駕皎又奏安石護作定陵有所盜没詔籍其贓安石歎曰祇須我死乃已發憤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寶初加贈左僕射郇國公謚文貞二子陟斌

陟字殷卿與弟斌俱秀敏神龍二年安石為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温王府東閣祭酒朝散大夫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歿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强調為洛陽令宋璟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累除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為舍人與孫逖梁涉並司書命時號得才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尤長故事主司取人以一日試為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

是無遺材遷吏部侍郎選人多偽集與正調相冒涉風
采嚴正擿辨無不首伏每歲黜正數百員號為精敏自
以才地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視僚黨謷然其以道誼
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李林甫忌之出為襄陽太守徙
河南採訪使以判官員錫善訊覆支使韋元甫工書奏
時號員推韋狀涉皆倚任之俄襲郇國公坐事貶守鍾
離義陽後為河東太守兼本道採訪使以失職内怏怏
頗餉謝權倖欲自結天寶十二載入考華清宫楊國忠

惡其才望諷拾遺吳豸之使發陟罪豸之乃劾陟饋遺事國忠又使韋元忠左驗陟惶悸賂吉温求救由是俱得罪陟貶桂嶺尉按通鑑以此為十三載事蓋陟以十二載詣行在而貶官則在明年也再貶平樂會安祿山陷洛陽弟斌沒賊國忠欲構陟與賊通密諭守吏令脅陟使憂死州豪傑共說曰昔張說被竄匿陳氏以免今若詔書下誰敢庇公願公棄扁州遁去事寧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當爾其敢逃刑因堅臥不出歲餘肅宗即位起為吳郡太守會永王兵

起委陟招諭乃授御史大夫江東節度使與高適來瑱會安州陟為載書登壇誓衆辭旨慷慨士皆隕泣永王敗帝趣陟赴鳳翔初季廣琛從永王亂非其本謀陟表廣琛為歷陽太守慰安之至是恐廣琛有後變乃馳往慰諭而後赴徵帝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顧望意止除御史大夫會杜甫上表論房琯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繇是疏之將軍王去榮殺其本縣令帝將宥之

陟又以為不可時朝臣著位不肅班殿中有相弔哭者帝以陟不任職用顔真卿代之更拜吏部尚書久之宗人伐墓柏坐不相教貶絳州刺史還授太常卿吕諲入輔薦為禮部尚書東京留守史思明逼伊洛李光弼議守河陽陟率東京官屬入關避之詔授吏部尚書就保永樂不許至京卒年六十五贈荆州大都督陟早有名而為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擇相自謂必得以後至不用鬱鬱不得志疾且卒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性侈縱喜

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人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曽不下筯常以五采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號郇公五雲體永泰元年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謚忠孝頋真卿以為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為謚主客員外郎歸崇敬亦駁正之右僕射郭英乂卒用常議云

珷父為相時授太常通事舍人少修整好文藝容止嚴
峭有大臣體與陟齊名開元中薛王業以女妻之遷祕
書丞天寶中為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改太常少卿
李林甫搆韋堅獄珷以宗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久之
拜銀青光祿大夫列五品時陟守河東而從兄由為右
金吾衛將軍縚為太子少師四第同時列戟衣冠罕比
者祿山陷洛陽珷為賊得署以黄門侍郎憂憤卒乾元
元年贈祕書監珷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

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韡亦不失恭子況少隱王屋山孔述睿稱之及述睿以諫議大夫名薦況為右拾遺不拜未幾以起居郎名半歲輒棄官去從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稱疾固辭元和初授諫議大夫勉諭到職數月乞骸骨以太子左庶子致仕卒況雖世貴而志沖遠不為聲利所遷當時重其風操叔夏安石兄通禮家學擢明經第歷太常博士高宗崩郇禮亡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博士裴守真譔定

其制擢春官員外郎武后拜洛享明堂凡所沿改皆叔夏祝欽明郭山惲等所裁討每立一議衆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后又詔五禮儀物司禮博士有所修革須叔夏欽明等評處然後以聞進位春官侍郎中宗復位轉太常少卿為建立廟社使進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沛郡公國子祭酒卒贈兖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謚曰文子紹紹開元時歷集賢修撰光祿卿遷太常唐興禮文雖具然制度時時繆缺不倫至顯慶中許敬宗建立籩豆以

多為貴宗廟之數不可踰郊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簠簋甑俎皆一小祀無甑詔可按唐會要敬宗此奏在永徽二年而新書以為顯慶未知孰是開元二十二年新書于禮器服制二議疊書二十三年知此為二十二年之誤也舊書禮儀志作二十二年會要作二十三年通鑑併兩事皆繫之二十四年今從舊書敕令以籩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綯請宗廟籩豆每室皆加十二又言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宜稍大之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

不感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為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踰越左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恵恭儉以行禮慈恵以布政享之與宴猶且異文祭尊所陳固不同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準燕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約以禮屈到嗜芰屈建不以薦以為不以私欲干國之典今欲取甘旨肥濃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籩豆有加豈能備也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是簠簋可去

而盤盂梧案當御矣韶頀可息而簠簋笙笛應奏矣且自漢以來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固可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正禮宜依典故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稱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貴小賤大以示節儉請如故太子賓客崔沔曰祭祀之典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鉶俎籩豆簠簋罇罍周人時饌也其用通

於燕享賓客周公制禮乃與毛血玄酒同薦鬼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享禮饌備進用周制也園寢上食時膳具陳遵漢法也職貢助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内躬稼所收蒐田之時親發所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則濃朐鮮美盡在矣不必加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視物所宜故太羹古饌也盛以甑甗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以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用

時器者故毛血于盤玄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
古質而今文有所不稱也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戶部郎
中楊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劉秩等請如舊便帝乃詔太
常擇品味可增者稍加馬縚又請每室加籩豆各六四
時以新果珍羞實之制可又詔獻爵用藥升一升按食貨志
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藥升即小升也本或作龠升誤以
合古義二十三年詔書服紀所未通者令禮官學士詳
議縚上言外祖父母正尊請進至大功九月姨舅僣親

服宜齊等請進舅至小功五月堂姨舅親舅母古未有服並望加至袒免於是韋述議曰自高祖至玄孫謂之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遂為五服傳曰外親之服皆緦鄭玄曰異姓正服不過緦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依本服緦麻若以匹敵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于外者有以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學士則知尊祖家無二尊喪

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二也特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為人後者降其父母女子出嫁殺其本宗葢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本服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出於祖者服不得過於祖出於曾祖者服不得過曾祖堂姨舅出於外曾祖若為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緦推而廣之是與本族無異矣且服皆有報則堂甥外曽

孫姪女之子皆當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本於公者未於私議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先王之制謂之彝倫一紊其敘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定楊仲昌又言魏徵始議加舅服至小功五月雖徵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外祖父母進至大功則豈無加報於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本宗之庶孫用何等耶帝手敕曰議既為姨舅服小功則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堂姨舅宜袒免若謂所服不

得過本而復為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意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甥為舅母服舅母亦報之夫之甥既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恐所引益疏詔曰姨舅屬近以親言之亦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疏耶婦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既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親卿等宜熟計耀卿等奏言舅母緦堂姨舅袒免請準制旨自我為古罷諸儒議制曰可二十六年詔緇每月奏月令一篇每孟

月朔日於宣政側設榻東向置案縚坐讀之諸司官長悉升殿坐聽歲餘罷高宗上元三年將祫享議者以禮緯三年祫五年禘公羊家五年再殷祭二家舛互莫能斷決太學博士史璨新書作史玄會要作史玄璨議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於太廟公羊曰祫也則三年喪畢新君之二年當祫明年當禘羣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距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之二年祫三年禘已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

當祫八年當禘昭公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喪畢當祫為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則禘後三年而祫又二年而禘合於禮經議遂定睿宗喪畢祫於太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至開元二十七年經五禘七祫是歲綰奏四月已禘孟冬又祫祭數而黷請以今年夏禘為大祭之源是後二年而冬祫又三年而夏

禘五年再殷周而復始制從之按史璨之議依鄭康成禘祫志為說禘後三年而祫又二年而禘如此則五年之中止有一祫一禘爾至開元時不用璨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故二十七年而有五禘七祫也六年睿宗喪畢始祫七年始禘推至二十七年應有五禘八祫是歲夏禘已過而冬祫未行故止有七祫也自此以後又用韋縚之議禘後二年而祫又三年而禘五年再祭與史璨議同然璨則前三而後二縚則前二而後三此為異矣新書備記其事而經省其辭於沿革之故全不分明今頗為是正而疏通之

縚終太子少師

抗者安石從父兄子弱冠舉明經累官吏部郎中景雲初為永昌令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遷右御史臺

中丞邑民詣闕留不聽乃立碑著其恵開元三年自太子左庶子為益州長史授黄門侍郎河曲胡康待賓叛詔持節慰撫抗於武畧非所長稱疾逗留不及賊而返俄代王晙為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事左授安州都督累遷刑部尚書分掌吏部選卒抗清儉不治産及終無以葬玄宗聞之特給槥車贈太子少傅謚曰貞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有大志年十六與薛稷趙彦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

四十萬會有線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不問名氏稷等嘆駭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為召欲詰責既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嘆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

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然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觧四鎮兵此動静之機不可輕也今若直遏其意恐邉患之起必甚於前宜為計以緩之藉事以誘之使彼和望勿絶則惡意亦不得頓生且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内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脱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為國者先料内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内然後夷夏晏安㝷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

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為我患斯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强易以擾動必實無東侵意當以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歸於我即俟斤部落亦還吐蕃如此則足杜欽陵之口而和議未絶也且西邊諸國欵附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蕃同日語今未知利害未審情實而遽分裂之亦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長算也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

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欽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則其下必怨斯亦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殲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授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涼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傅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

屯田盡水陸之利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彊欵塞願和元振即其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帳中為不疑

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修弔贈禮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為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旅胡人耳何以自

全乃教以重寳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既得復讐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齎黄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往歳吐蕃犯邊正以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以國多内難人畜疲癘恐中國乗其敝故屈志請和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國力殷足勢且必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

欲為吐蕃鄉導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豈能復得事唐也往吐蕃於國無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不知以何理抑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攜阻藉令求我助討亦不知以何辭拒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中國事也臣愚以為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但獻父元慶叔僕羅兄俀子并

斛瑟羅及懐道等俱可汗子孫也往者徧曾立之欲以招撫十姓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衆況獻又疎遠於其父兄乎若兵力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𥡴兵税馬於拔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馬而拔汗那挾怨侵擾南導吐蕃將俀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俀子為蔽況今北有娑葛知虔瓘之西必

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於內突厥邀伺於外虜
讙苛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容等
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呂
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
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臘知楚容謀馳
報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
于是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闕啜殺
嘉賓又殺呂守素於僻城牛師獎於火燒城遂陷安西

四鎮路絶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容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上表請斬楚容且遺元振書自言無仇于唐而楚容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我豈得坐而待死元振奏之楚容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名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之而赦娑葛睿宗立名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

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歎以聞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為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昔乃休進封代國公實封四百戶賜一子官物千段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為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

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説跪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為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十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慍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云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八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九

列傳

唐二十九

姚崇 奕 勗 合 宋璟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善懿新書名懿字善懿貞世系表云字善意觀中為嶲州都督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為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

契丹擾河北兵機填委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耶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揺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静等皆是也今

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竪殲夷朝廷乂安今日已後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乞陛下得告牒置弗推若後反逆有實臣請坐知而不告之罪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為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歷元年新書本傳作三年誤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鳳閣侍郎長安四年以母老請納政詔拜相王府長史歸侍疾宰相表四年六月罷為相王府長史舊書亦同新書本傳兼相王府長史在歸養之前未知其審月餘復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王

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為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户后遷上陽宫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亦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為亳州刺史歷宋常越許四州督

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𤣥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廄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壹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惎間王室請加罪貶為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刺史政條簡肅人為紀德於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𤣥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見之甚歡因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

大度鋭於求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絶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

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謹按

通鑑輯覽

御批姚崇以十事堅上意史書皆為艷稱今就其事覈之曰不幸邊功而薛訥王晙何以屢致敗衄曰官豎不與政事而高力士楊思勗何以寵任不衰且崇于玄宗之不應懼

而趨出賴高力士為之周旋更私出道上語崇心乃安則崇之所要與玄宗之所謂能行者果安在而崇豈真能不結內侍者哉

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固辭實封乃停舊食賜新封百戶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汩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萬二千餘人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仰視殿屋再三言之卒不答崇懼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

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奈何不一省察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道上語崇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按舊書本紀三年四年皆有崇奏請捕蝗事通鑑亦分載之新書併入四年蓋承舊傳之誤山東大蝗民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蜮以及蟊賊此除蝗義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乃可

盡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崇牒報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祅今日聖朝祅不勝德古者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坐視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今蝗滿山東日漸蕃息河南河北家無宿藏一不收穫則流離相踵安危所繫何可不圖縱使除之不盡猶勝

養以成災帝然之盧懷慎曰殺蟲太多恐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愈疾叔敖斷虵以致福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于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於是帝方躬萬幾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會懷慎卒崇病痁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

問食飲起居尚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使卿居禁中此何足辭久之紫微史趙誨受吏人賕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悦時曲赦京師特敕杖誨流嶺南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頲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修德以答天譴帝以問崇對曰隋取苻堅故殿以營廟而唐因

之木久當毀偶與行會何足異也且陛下以關中無年
輸餉告勞因幸東都百司供擬既具不可失信臣以為
舊廟難復完可奉神主於太極殿更作新廟以申誠敬
車駕依前進發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二百疋詔所
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閣供奉八年授
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
謚曰文獻遺令誡子孫薄葬勿用浮屠法十七年追贈
太子太保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

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問損足乎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

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甞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帝始以崇必為其子隱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

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遂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為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剌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崇之改名真所謂不通經義夫開元乃年號非諱名可比且尊號有嗣世遞加者勢必至無名可取又豈直韓愈二名嫌名之議足以盡之

三子彝异奕皆至卿刺史

弈少修謹崇欲使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弈曰非禮

也奏罷之請治劇爲睢陽太守召授太僕卿後爲尚書右丞子閎按舊書以閎爲彝子新書世系表以爲昇子本傳又以爲奕子未知孰是居右相牛仙客幕府仙客病甚閎彊使薦奕及盧奐爲宰相仙客妻以聞閎坐死奕貶永陽太守卒曾孫合㬎按世系表以㬎爲彝之曽孫合爲崇弟元素之曽孫與本傳異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儔覆按猥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

以地還民歷陜虢觀察使終秘書監

勗字斯勤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為使府表辟進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為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為令狐綯等譖遂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餽餉候問不傳時為厚薄終夔王傅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為元魏吏部尚書璟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為監察御

史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縁此受譴芬香多矣若有不測吾且叩閣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昌宗已自言於朕璟曰昌宗事露始自陳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正國法后温言解之璟聲色愈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

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后不懌姚璹舊書及通鑑俱作楊再思遽傳詔令出璟曰天顔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不得已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特詔原之勑昌宗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歎曰不先擊豎子腦裂負此恨矣新舊書俱云收按易之等通鑑考異云璟止鞫昌宗占相事耳無緣及易之今據改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

以易之等内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自是易之等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嘗詔按獄揚州辭曰此監察御史職也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言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旣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得行俄二

張死乃免按新書云二張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此事舊書不載蓋出御史臺記通鑑考異云若實有其迹璟安得不自陳于太后若無其迹則人妄言耳今不取

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寵數有請于璟璟厲荅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誅之璟請付獄按罪帝怒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

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會車駕還西京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歳大饑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督其租璟拒不與故為所擠歴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𤣥宗在東宫兼右庶子先是崔湜鄭愔典選為戚近干奪至預用二年員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清并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澄革之銓總平允

太平公主不利東宫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于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歴兖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為京兆府復為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為睦州刺史按通鑑開元三年璟坐監朝堂杖輕貶睦州刺史四年始内召舊書本傳為開元初即召拜刑部尚書非也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

棟梁利而無延燒患名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穡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敝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于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言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假之光寵成彼諂諛欲革

此風望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臣不敢奉詔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成皇后父竇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與蘇頲請如著令帝已然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璟還詔曰孝諶踰制當時無人極言其失豈可今日復踵而為之貞觀時嫁長樂公主資送欲倍長公主魏徵

不可太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酆陵而禍不旋踵今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墳何足為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宮之美爾帝曰朕常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又遣使賚縑絹四百匹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因多所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臣聞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親君子遠小人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瀆官

不苟治軍不輕進此所謂修刑也君子恥言浮於行願陛下推至誠行之無事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謀逆敕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為京兆留守復按其獄璟至惟罪元謀數人其餘緣梁山詭稱婚集因假貸得罪及脅從者悉奏原之十三年東巡泰山（新書本傳作十二年誤）璟復為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極言得失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

入覲省以誡終身賜賚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説為左丞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禄退居洛乘輿東幸璟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别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内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為

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歷後突厥默啜數窺邊九姓拔曳固斬之其首與入蕃使郝靈佺傳詣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死張嘉貞後為相閱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恕華衡昇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與李林甫善歷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在平原暴歛求進至重取民一年庸租使

東京時薛稷甥女鄭寡而美渾使河南尉楊朝宗聘而已納之薦朝宗為赤尉恕以都官郎中為劍南採訪判官數貪縱不法陰養刺客天寶中渾恕尚並以贓敗渾流高要恕流海康尚貶臨海長史華衡亦皆坐貪得罪廣德中渾起為太子諭德物議譏薄之昆弟皆荒飲俳嬉而衡最險悖廣平之風衰焉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二十九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

列傳

唐三十

蘇瓌 頲 詵 幹 張說 均 垍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父亶台州刺史舊書云父勗按世系表勗乃瓌之伯父舊書誤瓌擢進士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擢豫

王府録事參軍歷朗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優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末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産前長史張潛于𨐨機貲取鉅萬瓌單身襆被自將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請却進獻罷營造不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

人畏摉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籍天下同日檢正盡一月止歲一括實以免勞弊武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瓌以為糜損浩廣又天下僧尼濫偽相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神龍初入為尚書右丞封懷縣男舊書云封進陽縣子進淮陽縣侯與此異瓌明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中留守京師鄭普思以妖幻位祕書員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訹為亂瓌捕

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入禁中有詔勿治瓌廷爭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進曰瓌為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瓌於是僕射䫉元忠頓首曰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帝南郊祝欽明建白皇后為亞獻安樂公主為終獻瓌以為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從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

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曰宰相爕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以太尉輔政后詔宰相議禁中宗楚客曰太后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王輔政事瓌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宗即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為太子少傅是冬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荆州大都督謚曰文貞遺令薄

蕐布車一乗瓌治州考課常最為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韋温始為汴州司倉參軍以賕被杖及用事撣瓌正卒不敢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封百戶長子頲固辭乃擢中子乂左補闕六年詔與劉幽求酌享睿宗廟廷文宗太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按世系表瓌六子無翔名頲詵尤顯

頲字廷碩少敏悟一覽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參

軍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等寃獄頲驗發其誣多從洗宥遷給事中修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筦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塡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

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頲為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鈌輒欲用卿然宰相議無及者朕為卿恨陸象先殁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頲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頲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壇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內侵帝欲自將兵討之頲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遠夷左

祖不足以辱天子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如班親征之詔而勑䝉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年若千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傜役内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也戎虜之性驟往倐來敗不耻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悮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埸不能無憂烝烝之思何以自安三也帝不省顒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當屈萬乘之尊為一日之敵

頗稍遷延以須西音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碑命頲為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若靖陵獨建卽祖宗諸陵皆須追造帝乃止按舊書及會要並云帝欲建碑因頲言而止新書云帝不納其言非也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

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令丞相為過之八年罷為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劒南諸州時蜀彫𢿙人流亡詔頲収劒南山澤鹽鐵自贍頲尚簡静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頲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明公在遠巨得忤上意頲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

至公我可以逺近廢忠臣節邪巂州刺史韋皋與吐蕃連謀入寇獲諜者吏請討之嶽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毋得罔苴院羞悔不敢侵邉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世咨其文還分主十銓事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罷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推賢録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故禮部尚書頲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蓋之舊股肱之戚宜節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

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諡曰文憲葬日帝游咸宜宮將獵聞之半道而還頲性廉儉奉禀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叙事外自為文章云

詵字廷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祕書詳正學

士累轉給事中時瑱為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者内舉不避親令朕自用詵卿何辭瑱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世系表詵封魏縣男詵子震按世系表震為瑱之六世孫蓋旁行之誤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彊學有成人風瑱曰吾家有子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安祿山陷京師震與尹崔光遠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震晝夜馳及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為元帥以震為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九節度

兵敗相州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貶濟王府長史起爲
絳州刺史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爲泰陵建陵鹵簿使以勞封
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東都復以震爲河南尹未
行卒贈禮部尚書
幹瓌從父兄也父曌武德中爲秦王諮議典籤文學館
學士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泰府司馬博學
有美名泰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撰括地志歷吏部侍
郎太子左庶子卒幹擢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

畋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饑前刺史苛暴百姓流徙幹檢吏督姦勸課農桑由是流冗盡復以治稱拜右羽林軍將軍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琅邪王冲通書繫獄發憤卒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范陽人後徙洛陽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舊書作右補闕久視中后避暑三陽宮洎秋未還說上疏曰宮距洛城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

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糧連雨彌旬即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山丘柰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鐏柄臣竊為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此不可一也宮城褊小萬方輻湊填郛溢郭併錘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惸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二也

池亭奇巧蕩誘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此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扃禁内有榛叢谿谷猛獸所伏暴慝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密乘險巇卒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顧為萬姓持重此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覘邊南有夷獠騷徼関西小旱耕稼是憂

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天下幸甚后不省擢鳳閣舍人張易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説證其事説廷對言元忠實無後言乃易之誣構耳忤后旨坐流欽州中宗立召為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既朞詔起為黄門侍郎固請終制祈陳哀到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説獨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復為兵部兼修文館學士舊書作弘文館按會要神龍元年改弘文

館為昭文館二年又改為修文館此當作修文為是

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誅張靈均鄭愔餘詿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惡慰勞之玄宗為太子說與褚元量侍讀尤見親禮踰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

說言明年皇太子卽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為宰相以說不附已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為東都留守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𤣥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等已誅召為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后末年為潑寒胡戲中宗嘗乗樓縱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為之說上疏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

焉知無騶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此戲遂絶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實封説既失執政意内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頲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頲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説忠謇有勲不宜棄外遂遷荆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

校幷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勑齎槀郎軍中論
譔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
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
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
馳狀以諫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
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
晙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党項羌亦
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

至駱駝堰羌胡自相猜夜鬭待賓遁入鐵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羌衆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讓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為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反自為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盤山禽之俘獲三千餘人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唐鄧仙豫間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

贏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為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但欲自衛及雜使營私爾若禦敵制勝實不在多且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也帝乃從之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召募彊壯優其科條不問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彍騎者也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繇河東入京師有漢武脽

上祠此禮廢闕歷代莫舉顧為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舉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為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為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從兵唯

加勲而無賜物衆怨其專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户及籍外剩田置十道勸農使分往檢察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頲等分治選事每有論請皆爲說所抑於是銓綜失叙融恨之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夜解及受賍等狀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鞫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割耳稱寃帝遣高力士往視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藁於瓦器中食惶懼待

罪帝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帝以為然乃止停說中書令在集賢院專修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始為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郭塞帝曰朕待王君㚟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㚟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巂州鬬羊於帝以申諷諭按開元十五年正月王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九月瓜州陷新書獻鬬羊在瓜

州未失之前見説先事納忠之意舊傳叙在瓜州失守後非是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闕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殘量力取勤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絲千匹後瓜州失守君奐死十七年復為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勅所司供帳設樂内出醪饌帝為賦詩以修謁陵儀注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為停元正朝會太師謚曰文貞帝為自製碑文説敦氣節立然諾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宫所與祕謀密計甚衆後卒為宗臣朝

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大宗之政皆說倡之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間雖致仕一歲亦修史於家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為稱固辭乃免中書舍人陸堅舊書作徐堅誤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儗太厚無益國

家議白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或興
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講論詳延豪俊
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
言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堅說嘗自為其父碑帝為書其
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
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歷中詔配享玄
宗廟廷子均垍埱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

開元十七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為私後襲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以累貶饒蘇二州刺史久之復為兵部侍郎自以已才當輔相為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既而楊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為刑部尚書坐洎貶建安太守還授大理卿居常觖望不平禄山盜國為偽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

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流合浦建中初贈太子少傅子濛事德宗為中書舍人

垍尚寧親公主時說居中秉政均為舍人諸父光為銀青光祿大夫榮盛冠時玄宗眷垍厚即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垍以所賜夸均均曰此婦翁遺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帝嘗幸垍內宅顧垍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垍錯愕未得對帝曰無踰吾愛壻矣垍頓首謝既而不果用垍始怨望（新舊書並云希烈罷相國）

忠舉韋見素代之𤦺深觖望按天寶十三載三月祿山還鎮𤦺因國忠之譖貶盧溪司馬八月韋見素乃知政事而云𤦺為此觖望非也今從通鑑改正

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帝欲加同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范陽詔高力士餞滻坡力士歸曰祿山意怏怏若伺知宰相之命不行也帝以語國忠國忠曰必張𤦺告之新舊書並云祿山以破奚契丹功求帶平章事按祿山若有是請而玄宗不與則祿山之怏怏固宜不待張𤦺告之而始觖望也通鑑以為出自帝意於情事較合今據改

帝怒盡逐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𤦺為盧溪郡司馬埱自給事中為

宜春郡司馬歲中還珀為太常卿帝西狩至咸陽惟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珀兄弟世以恩戚貴其當即來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用又為祿山所器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琯至召見流涕帝撫勞且問均珀安在琯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不善馳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曰非若所料也珀遂與希烈皆相祿山珀死賊中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三十